

(台湾)卧龙生

飘花令

海峡文艺出版社

第一部 下卷



第一部 下卷

飘 花 令

（台湾）卧龙生 著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1993·福州

(闽)新登字05号

飘花令

(四部八册)

(台湾)卧龙生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470千字

1993年

1992

目 录

第 十 章	蛛丝马迹	(329)
第十一章	卧虎藏龙	(363)
第十二章	深入虎穴	(396)
第十三章	忍辱负重	(430)
第十四章	五毒金蜂	(461)
第十五章	情海浮沉	(492)
第十六章	江心践约	(526)
第十七章	金花舵主	(559)
第十八章	锁脉拂穴	(594)
第十九章	降龙伏虎	(626)

第十章 蛛丝马迹

申子轩道：“在下相信阁下。”伸手拍活了青衫人二处被点穴道。

青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想替那慕容长青报仇，听在下相劝，最好息去此念。”

申子轩道：“阁下也许说得对，不过，咱们有一股不屈之志，尽心尽力，死而后已。”

青衫人道：“你要问什么？不过，我所知有限只怕很难使得诸位满意。”

申子轩道：“阁下的首脑，是何许人物，姓名如何称呼，现居何处？”

青衫人摇摇头，道：“不知道。”

雷化方怒道：“二哥，这小子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让他吃些苦头，他是不知厉害的，对他不用太过仁慈了。”

申子轩摇手制止雷化方，缓缓说道：“五弟稍安勿躁，在下相信这位朋友说的不是谎言。”

青衫人道：“在下确实不知。”

申子轩缓缓说道：“申某相信你朋友的话，就贵上为人

的严谨神秘，你朋友纵然是身分极高，但也怕难以知晓内情。不过，那是就实际上主持人物而言，但你朋友之上，总该还有个领导人物，那人的姓名，阁上想必可以见告吧。”

青衫人沉吟了一阵，道：“那人叫八臂哪吒李宗琪。”

申子轩道：“李宗琪，从未听人说过这名字啊！”

青衫人缓缓说道：“他是我青衫剑手的领队。我们一切行动，都听命于他。”

申子轩道：“朋友你怎么称呼？”

青衫人道：“区区姓许，单名一个元字。”

申子轩道：“原来是许兄。”

许元忽然仰天大笑三声，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下已经是将死的人了，那也不用再以谎言相欺了。”

雷化方道：“此时此情，只怕你没有自绝的机会。”

许元淡淡一笑，道：“我没有很多时间了。”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许兄来此之前，可是服下了致命的药物？”

许元抬头望望天色，神情间流露出一股死亡的悲苦，道：“不错，我等每次出动之前，都先行服下一种致命的药物，失手被擒，那也是死路一条。”

慕容云笙接道：“是故，诸位每次和人动手之时，一个个勇往直前，悍不畏死。”

许元道：“克敌致胜而归，不但可保得性命，而且有宴庆功。”悲苦的脸上，突然泛现出一种向往的微笑，似是那庆功的酒宴，使他有着深深的留恋。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诸位不但被控制了身体，而且也被控制了心灵。”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每次召集诸位，下令之人，只有那八臂哪吒李宗琪一个人吗？”

许元道：“不错，整个的青衫剑手，都听命于他。”

申子轩道：“那李宗琪生相如何？阁下是否可以见告？”

许元道：“儒巾蓝衫，十分文雅，外形看去，不似会武之人，其实却身负绝技，能在一扬手间，打出八种不同的暗器，故有八臂哪吒之称。”

申子轩沉吟了一阵，道：“武林中双手同时能发出八种暗器的只有一位十手罗汉李豪，除那李豪之外，江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此能耐，难道那李宗琪会是李豪的后人不成？”

许元道：“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

雷化方接道：“如若这位许兄，不是言过其实，李宗琪，定然是李豪的子弟了，”

申子轩点点头道：“大概是不会错了。”目光转到许元的脸上，接道，“那八臂哪吒李宗琪受何人指挥，不知许兄可否见告？”

许元沉吟了一阵，道：“我们青衫剑手之中只有二三人知晓此事。”

申子轩道：“许兄呢？”

许元道：“在下就是二三人中之一。”

申子轩倒了一杯茶，双手奉到许元面前，拍活他两臂穴。

道，道：“许兄请先喝一杯茶，慢慢说吧。”

许元接过茶杯，喝了一口，道：“在下的时限快到了，随时有死亡可能，哪里还能够慢慢地说呢？”

申子轩心中暗道：看他说得这般认真，只怕不是虚言，如若说了一半，毒发而死，那可是一件大憾大恨的事，当下也不再多劝。

许元接过茶杯，喝了一口，长长吁一口气，道：“只有在这等平静的死亡之前，我才想到了是非善恶。”目光缓缓由申子轩、雷化方等脸上扫过，道：“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信的事情，在下不知八臂哪吒李宗琪是否也和我等一样茫然，但在下却亲自经历了一次。”

申子轩道：“那经过内情如何？”

许元道：“大约是两个月前吧。一个细雨濛濛的深夜，李宗琪带了两个青衫剑手，那两人中有一个就是区区，我们行向一片荒凉的郊野，在一处四无人家、荒凉的小庙中，停了下来。当我们赶到的时候，那荒凉的小庙之外，已经坐了八九个人。在下约略瞧了一眼，八九个人中有三个似是与敝上李宗琪一样的身分，另外几人，大约都是和区区一般的随从人员。”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这些人在一个濛濛细雨的深夜，云集于一座荒凉的小庙之前，干什么呢？

但闻许元接道：“我看到了敝上和另外三人微一点头，立刻盘膝坐在草地上。自然，我们随行之人，只好依样画葫芦，也跟着在草地上盘膝坐下。”

这充满着诡异、神秘的经过，只听得申子轩等一个个全神贯注。

许元伸手取过茶杯，又喝了一口茶，接道：“大约过了一刻工夫，那小庙之中，突然传出来三声清脆的钟鸣，敝上和另外三个人，一齐进入那小庙中去。”

申子轩道：“庙中是何许人物？”

许元道：“在下知道的就是这些了，那庙中是何许人，是何情形，就非在下所知了。”

申子轩道：“许兄坐在那小庙之外，可曾听到几人的谈话吗？”

许元道：“他们谈话的声音很低，只是隐隐可闻而已，谈些什么，却是听不清楚。”

申子轩道：“以后呢？”

许元道：“以后，敝上由小庙出来，就带着在下等离开了那里。如是那小庙中，有一个人是敝上的上司，也许那人才是主脑人物之一。”

雷化方长长吁一口气，道：“这么说来，必须找到那八臂哪吒李宗琪，才能够查明内情了。”

申子轩苦笑一下，道：“只怕那八臂哪吒李宗琪，也只是知道这一点内情而已。”

雷化方目光转到许元脸上，道：“那李宗琪现在何处？”

许元道：“就在江州城附近。”

申子轩道：“不知许兄是否可指明一条去路……”

忽见许元身子开始抖动，一个跟斗，栽倒船舱甲板之上。

申子轩急急伸手扶起许元，轻轻一掌，拍在许元背心之上，道：“许兄，许兄……”

只见许元的眼皮缓缓垂下。

申子轩伸手在许元鼻孔上一摸，气息全无，早已气绝而逝。不禁黯然一叹，道：“好恶毒的药物，一发作立刻死去，一点不留挽救的机会。”

雷化方突然抱起许元的尸体，道：“如若小弟料断不错，片刻之后，他的尸体，就要开始变化，咱们先把它水葬了吧。”

申子轩急急说道：“脱下他的衣服。”

雷化方若有所觉，急急脱下了许元的外衣，凝目望去，就这一阵工夫，许元整个的脸色，已然变得铁青。

申子轩长长叹一口气，道：“大哥教咱们仁德服人，但咱们目前所遇的敌人，却是一个险诈诡秘、恶毒无比的人物，和他们谈仁德，只是自讨苦吃了。”

就这几句话的工夫，那许元的耳鼻之间，已然缓缓地流出血来，一股浓重的腥臭之味，扑入鼻中。

雷化方双手抓起那许元的身体，用力一抖，投出舱外，沉入滚滚的江流之中。

慕容云笙望着那沉入江中的尸体，长长吁一口气，道：“如若咱们早些问那李宗琪的下落就好了。”

申子轩摇摇头道：“以当时情势判断，其人已知必死，而且咱们都无法救助于他。如若想以严刑屈辱于他，只怕他宁死不屈。错的是，想不到他竟然毒性发作如此之快。”

慕容云笙道：“此刻，咱们只有先设法找到那李宗琪，

才能了然内情了。”

申子轩道：“二十年来，咱们一直在黑暗之中摸索，倒是今日，还算找出了一点头绪。也许我们在短期之内，找不到那李宗琪，但我们至少有了一个线索可寻。”

慕容云笙突然想起了那矮瘦老人之约，低声说道：“小侄有一事，困惑不解，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申子轩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咱们在听涛楼上遇上那矮瘦老人，他约小侄今夜在仙女庙中相会。”

雷化方道：“去，而且非去不可。不是那人从中相助，咱们决无生擒那青衣剑手的机会。”

申子轩点点头，道：“你和那位矮瘦老人如何一个约法？”

慕容云笙道：“定于今夜三更时分，在仙女庙中相见。”

申子轩道：“他只是约你一个人吗？”

慕容云笙道：“这个，没有说清楚，不过，我想两位叔父同去无妨。”

申子轩望了雷化方一眼，道：“五弟，眼下形势，似是已有蛛丝马迹可寻，至少，咱们知晓了一个李宗琪……”长长叹一口气，又道，“但咱们力量不够，别说去找那真正的首脑主凶了，就是那八臂哪吒李宗琪，咱们也未必能够对付得了。他既是青衫剑手的领队，不知统率着多少青衫剑手呢？”

雷化方道：“如若那些青衫人，个个都似今日听涛楼上所见的人一般武功高强，那确是十分棘手。就小弟之能，一

对一足可求胜，一对二可保不败，再多了，小弟就很难对付得了。”

申子轩道：“所以，今夜慕容贤侄和那人之约，十分重要。此刻，虽不知他的身分，但他是位身负绝技的高人，那是不会错了。”

雷化方道：“他似是对咱们的身分来历都很清楚……”目先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贤侄以为如何？”

慕容云笙道：“就小侄所见，他不但对咱们的来历很清楚，而且也似是知晓了对方隐秘。”

申子轩凝目思索了一阵，道：“咱们行舟江心，漂泊不定，强敌纵然耳目灵敏，也不易监视到咱们行动；到二更时分，再行靠岸，到仙女庙中，会见那神秘老人。”

慕容云笙道：“小侄阅历尚浅，还请两位叔父指教。”

申子轩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小侄觉着那位老前辈，有些稚气未除。”

申子轩道：“什么？稚气未除？”

慕容云笙道：“是的，小侄无法说清楚内心感受，我觉着他有些举动，不脱稚气。”

申子轩沉吟了一阵，道：“也许他仍然保有着赤子之心。”

慕容云笙觉得词未达意，但也不便再讲，只好闷在心中了。

申子轩吁一口气，道：“咱们都该好好地养息一下精神，准备对付强敌。”言罢，闭上双目，靠在木椅上养神。

慕容云笙正待运气调息，突然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进来，

道：“师父，有两艘快艇，似是在追踪咱们。”

申子轩霍然站起身子，道：“有好多时刻了？”一面答话，一面大步向舱外行去。

慕容云笙抬头看去，只见那报事大汉，年约二十五六，紫脸浓眉，上身穿一件天蓝裹身短衫，下面却是油布作的水袖，腰中一条四指宽的皮带上，挂着四把尺许的短刀。紫脸大汉对那申子轩十分恭敬，欠身退步，让开了出舱之路。原来，这舱门十分狭小，那大汉站在门口，阻挡了申子轩的去路。

雷化方急随在申子轩身后，行出了舱门。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如若来的是八臂哪吒李宗琪，那就可生擒于他，多问一些隐秘了。

但闻紫脸大汉说道：“追随咱们帆船之后，约有半个时辰之久了。我和余师兄连转了两次方向，两艘快艇，竟然紧追不舍，显然是追我们来的。”那紫脸大汉一面回答申子轩的问话，一面举步行出舱门。

慕容云笙行近舱门口望去，果见两艘快艇，破浪而来，紧随帆船之后。

申子轩沉声说道：“放下风帆。”

那紫脸大汉应了一声，说道：“余师兄掌好舵。”双手齐出，两条风帆一齐落下。

奔行如飞的帆船，突然间慢了下来。

两艘如飞的快艇，收势不住，直向帆船撞来。

但两艇上的掌舵人，似都有着丰富经验的舵手，就在快

艇即将撞上帆船的刹那间，疾快转舵，两艘快艇分由两侧，擦着船帮驶过，惊险之处，间不容发。

群豪一瞥，只见那快艇后梢，各有两个大汉摇橹，两个大汉划桨相助。

那快艇的小舱门窗紧闭，无法看清楚舱内景物。

申子轩冷哼一声，道：“不错，果然是追踪我们而来，想不到他们在水面上，也有耳目，看来，难免在江心一战了。”目光一掠那紫脸大汉和掌舵人，道：“你们准备好水衣兵刃和救生之物，以备万一。”

两个大汉应了一声，很快穿好衣服。

原来两人早有准备，穿了水裤。

申子轩回顾舱中慕容云笙一眼，道：“贤侄习过水中功夫吗？”

慕容云笙道：“小侄惭愧，不知水性。”

申子轩道：“你五叔和我，亦未习过水中工夫，如若动上手，要快速求胜。”

话未说完，那两艘快艇，已经打了一个转，重向帆船驶来。

只见左面快艇之上，站着一个儒巾青衣，年不过三十，颔下无须的文士，小艇将要接近帆船时，忽见他纵身跃起，直向帆船跃飞过来。

雷化方冷哼一声，道：“好大的胆子！”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那儒巾青衫文士，身悬半空，突然一收双腿，悬空翻了

一个跟头，避开了雷化方遥发的一记劈空掌力，直落在帆船甲板之上。

雷化方一击未中，立时欺身直逼过来，准备再次出手。

这时，那紫脸大汉和那姓余的掌舵人，以及慕容云笙等都包了上来，团团把那儒巾青衫人围在中间。

申子轩摇摇手，阻挡住群豪，缓缓说道：“朋友贵姓？”

青衫文士神态冷静，目光缓缓扫掠了申子轩等一眼，道：“在下姓李。”

申子轩道：“八臂哪吒李宗琪？”

儒巾青衫人点点头，道：“不错，我那遭尔等生擒的属下，已经告诉你们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正愁无处找他，他却自动送上门来，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他了。

心中念转，不禁仔细地瞧了对方两眼，只见他气定神闲，若有所恃。

但闻申子轩冷冷说道：“李朋友追踪咱们而来，不知有何见教？”

李宗琪目光流动，一面不停地向舱内瞧着，一面缓缓说道：“在下来找那位被各位生擒来此的属下。”

雷化方冷笑一声，道：“阁下是真的不知呢，还是明知故问？”

李宗琪道：“我知道他死了，但他尸体呢？”

申子轩缓缓说道：“那位许兄预先服下的药物，十分恶

毒，死后片刻，尸体已变，咱们只好把它水葬江心了。”

李宗琪点点头，冷肃地说道：“那很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诸位杀了我一个属下，不知准备如何向在下交代？”

慕容云笙突然接道：“你想怎么交代呢？”

李宗琪道：“那要看诸位的态度如何了？”

目光在慕容云笙身上打量了一阵，道：“我这属下，非同寻常，每个人都化费了我甚多时间，而且人数也不能减少。诸位适才杀我一个属下，在下今日必得补充一位新人才成。”

慕容云笙道：“那是你的事与我等何干？”

李宗琪冷笑一声，道：“在下部属被杀之后，补充之人，一向是那动手杀他的人，所以，我青衫剑手，一人比一人武功高强。”

这时，那两艘快艇，已然停了下来，紧靠在帆船旁边。

慕容云笙回顾了雷化方和申子轩一眼，说道：“两位叔父，这一阵让给小侄吧！我如不是敌手，两位叔父再替下小侄就是。”

这时，曹大同也从舱中行了出来，站在舱门口处。

他身驱高大，站在那里高过舱顶甚多，神威凛凛，气势极是骇人。

李宗琪打量了曹大同半天，才把目光投注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在下几位属下，可是伤在你的手中吗？”

慕容云笙道：“是又怎样？”

李宗琪道：“阁下有豆粒打穴之能，那足见高明了。但

暗器一门，种类繁多，豆粒打穴，那也算不得什么绝技。”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四个青衫人大约是伤在那矮瘦老人手中，和我无关，但此刻形势逼人，既不便向他解释，也只有硬着头皮认下了。

李宗琪不闻慕容云笙回答之言，重重咳了一声，接道：“阁下伤了我一个属下，依例应由阁下补充。”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接道：“你说得很轻松。”

李宗琪接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小心了。”一扬手，一股强劲的掌风，迎胸直撞过来。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这人随手一击间，就含有如此强大的暗劲，实非小可。心念转动，倍加小心，一闪避开，还了一掌。

申子轩、雷化方都已知晓慕容云笙的武功，决不在自己之下，是以，并未阻止他出手，见两人动上手后，立时退向一侧。

只见两人掌来指住，斗得十分激烈，每一招都是致命的招数。

李宗琪施出的武功很杂，忽而是少林的金刚掌，忽而是武当的内家绵掌，对敌不过二十回合，连变了五种拳法。

申子轩、雷化方，对那李宗琪武功的渊源，大为震骇，那许元说得不错，这李宗琪果有非常之能。

他不但精通各家拳掌，而且精通的都是各家门派的精奇武学，除了本门中弟子之外，外人很难有机会得其精华。

慕容云笙只用出一种武功对敌，但因其变化精奇，那李